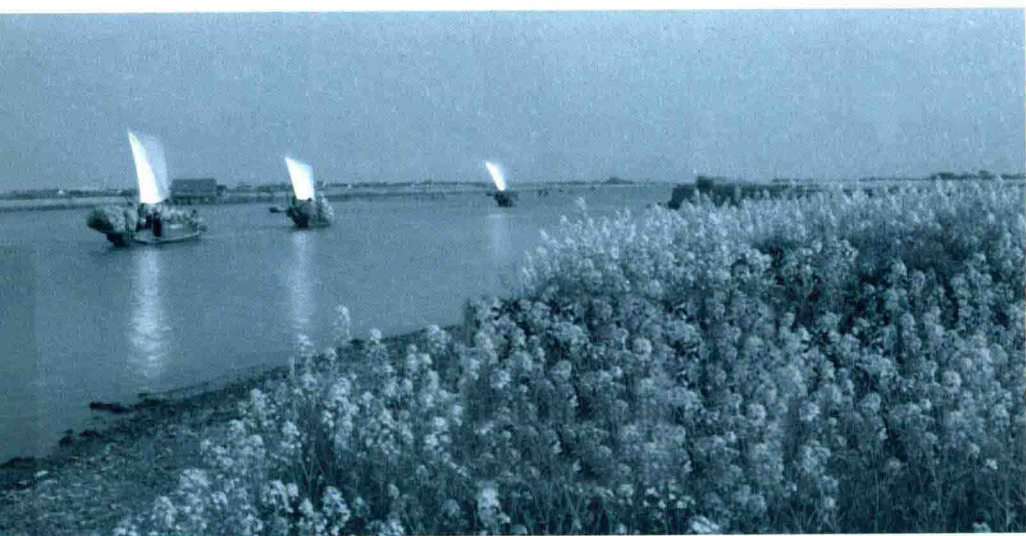


运河记忆

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 下册



运河记忆

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 下册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 /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著.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458-1396-8

I. ①运… II. ①嘉… ②嘉… III. ①运河-史料-嘉兴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9938号

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著

责任编辑 解永健 刁雅琳

技术编辑 吴 放

装帧设计 郦书径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mm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490 000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458-1396-8/K.259

定 价 220.00元(全两册)

Part Two

Families on Boats and Ships

Seventy Years Spent on the Deck	4
Narrated by Li Xianghua (Tongxiang)	
Picking Spiral Shells, a Skill Inherited from My Grandfather	13
Narrated by Chen Jinfa (Pinghu)	
Wherever the Small Duck-catching Boat Went I Went	22
Narrated By Wang Yungen (Tongxiang)	
“Hulin, Don’ t Be Naughty.....”	31
Narrated by Yao Hulin (Tongxiang)	
There Were Four Generations in My Family Working as Fishermen, But It Came to an End in My Generation	42
Narrated by Pan Zhirong (Huzhou)	
An Advice from Families Living on Boats: When Eating Fish, Take the Head First, For in This Way You Can Catch More Fish	56
Narrated by Shen Yulin (Jiashan)	
An Old Boat and a Fishing Net, Wedding Gifts from My Father-in-Law	68
Narrated by Chen Asan (Jiashan)	
Keeping Awake at Night, and Catching Fish by Listening to the Rhythm of Splash Made by Them	81
Narrated by Shi Laohu (Jiashan)	
We Have Lived on the Canals in Wuzhen Ever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My Father’ s Generation	87
Narrated by Luo Guicai (Tongxiang)	
Fishing for a Living on the Boat in My Childhood	96
Narrated by Liu Xiangling (Haiyan)	
From Fishing to Fish Farming	103
Narrated by Cao Apu (Jiashan)	

渔家岁月

- 4 踩了七十年平基板——桐乡李相华口述
- 13 耄螺蛳，是从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平湖陈进法口述
- 22 小小摸鸭船，漂到哪里是哪里——桐乡王云根口述
- 31 “虎林，你要乖点……”——桐乡姚虎林口述
- 42 四代渔民，到我手里断了代——湖州潘志荣口述
- 56 住家船上的叮咛：吃鱼先吃头，吃头捉鱼多——嘉善沈雨林口述
- 68 一条破船一张网，岳父给的结婚礼物——嘉善陈阿三口述
- 81 半夜里不睡觉，听“吧嗒”声捕鱼是啥滋味——嘉善施老虎口述
- 87 我家从上代头起，就一直生活在乌镇的水面上——桐乡罗桂财口述
- 96 从小在船上捉鱼讨生活——海盐刘香玲口述
- 103 从捕鱼到养鱼的那些事儿——嘉善曹阿浦口述
- 113 刚开始养鱼，特别担心发大水——嘉善沈根深口述
- 124 我老早就来桐乡“打工”了——桐乡刘守南口述
- 133 吃海饭既辛苦又幸福——平湖周金平、柴银平口述

船上百业

- 142 说说水路京班的那些事——南湖卞韵良口述
- 162 我所知道的水路京班戏文船——南湖卞堃铭口述
- 170 我是赞神歌先生——江苏吴江沈全弟口述
- 181 起个社，就是要大家向善——江苏昆山李全龙口述
- 188 我七岁学习撬高竿，爸爸比我还要早一年——桐乡屠荣祥口述
- 197 说说莫家甸的踏白船——秀洲金掌林口述

When I First Began Fish-farming, I Was Worried about Flooding	113
Narrated by Shen Genshen (Jiashan)	
I Came to Tongxiang to Make a Living at an Early Age	124
Narrated by Liu Shounan (Tongxiang)	
The Pains and Gains of Working on the Sea	133
Narrated by Zhou Jinpin, Chai Jinping (Pinghu)	

Part Three

Lives and Trades on Board

Reminiscence of the Peking Opera Troupe on the Canals	142
Narrated by Bian Yunliang (Nanhu District)	
The Theater Ships of the Peking Opera Troupe on the Canals in My Memories	162
Narrated by Bian Kunming (Nanhu District)	
I Sang Praises for Gods	170
Narrated by Shen Quandī (Wujiang, Jiangsu Province)	
To Start a Community Was to Persuade Others to Be Kind	181
Narrated by Li Quanlong (Kunshan, Jiangsu Province)	
At the Age of Seven I Began to Learn Acrobatics on High Bamboo Pole, One Year Older Than My Father	188
Narrated by Tu Rongxiang (Tongxiang)	
About the Tabai Boats (Fast Boats) of Mojiadian Village	197
Narrated by Jin Zhanglin (Xiuzhou District)	
The Hardship of a Boatman Who Exchanged Malt Sugar for Second-hand Goods	209
Narrated by Yang Qiaohai (Haiyan)	
It Was So Good to Drenge Up Sludge	221
Narrated by Zhang Awu (Pinghu)	

- 209 一个换糖船民的坎坷历程——海盐杨乔海口述
- 221 鬲河泥实在是桩好事体——平湖张阿五口述
- 229 想想当年鬲河泥的日子——海盐顾阿三口述
- 235 粪船臭,不过我还是蛮想念摇粪船的日子——平湖张阿祥口述
- 244 回想当年摇鱼船的日子——嘉善虞巧英口述
- 250 平湖人都叫我爷爷“糖姥姥”——平湖陆美英、吴连城口述
- 259 “划船婆”,连我们自己都应承了——桐乡杨巧加口述
- 265 说说东栅渔民和船娘的故事——南湖吴鏊口述

附录

- 274 远去的潮音 李 力
- 282 嘉兴船民口述人视频拍摄散记 吴文彬

300 后记

The Days When We DrengeD Up Sludge on the Rivers	229
Narrated by Gu Asan (Haiyan)	
Though Odorous, I Do Miss the Years When I Sculled Boats That Carried Manures	235
Narrated by Zhang Axiang (Pinghu)	
The Days When I Sculled Vending Boats to Sell Fish	244
Narrated by Yu Qiaoying (Jiashan)	
"Grandpa Sugar" , a Nickname Given by Pinghu Locals to My Grandfather	250
Narrated by Lu Meiyin, Wu Liancheng (Pinghu)	
"Boat Wife" , a Nickname Accepted by Ourselves	259
Narrated by Yang Qiaojia (Tongxiang)	
Stories of Fishermen and Boatwomen in Dongzha Township	265
Narrated by Wu Yun (Nanhu District)	

Appendix

The Sound of the Fading Tides	274
Li Li	
Sidelights on How Jiaying Boat People Oral History Narrators Were Videotaped	282
Wu Wenbin	

Postscript	300
------------	-----

运河记忆
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

编委会

顾问	陈越强	柴永强			
主任	金琴龙	王一伟			
副主任	陈云飞	胡 晶	丁东澜		
委员	陈双虎	刘 靖	秦 怡	孔月华	马学文
	王晓初	俞新华	徐小焱	陈雅琴	干根华
	倪学庆	陆勤芳	郑忠勤	金 伟	郁惠祥
	宋乐明	陆靖英	王 珏	吴利民	

主编	金琴龙				
执行主编	顾希佳				
总编审	陈云飞				
编审	孟凡玉	徐 越	袁 瑾	何王芳	南鸿雁
	陈 钢	陈双虎	王晓初	陈家骥	
编辑	陈体益	吴文彬	黄 放	黄晓晓	
翻译	沈 蕾				
撰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生 王德生 尤超男 叶 青 乐忆英
冯锡生 严树学 苏丽君 李金芳 邱 亚
沈亚平 沈虹阳 沈瑞康 沈新甫 张玉观
张锦富 陆 明 陈 瑜 陈 滢 陈永治
陈志农 陈宏伟 林天仁 罗佩英 金 霖
姚林生 袁 瑾 顾希佳 徐 洁 徐春雷
徐顺甫 高建林 龚 思 蒋羽乾 褚 敏
蔡幼玉



渔家岁月

撒网捕鱼。

摄影：杜镜宣（摄于1959年嘉兴郊区）



踩了七十年平基板

——桐乡李相华口述

访谈时间 2013年5月10日—9月4日
访谈地点 桐乡龙翔街道渔业村42号李相华家中
采访者 徐春雷

采访者记

李相华(1933—)男,渔民,祖籍湖北省大冶县黄月乡。由于家里贫穷,民国六年(1917)他父亲就跟随他爷爷划着小船到浙江湖州双林捕鱼。民国二十二年(1933)他出生于双林。当时他父亲经常到桐乡乌镇一带捕鱼卖鱼,1950年,他们就将户口落实在乌镇。他从10岁(1943)开始,就在船上帮父母捕鱼,至今已有70余年捕鱼生活。他对渔民生活自然是非常熟悉的。

2010年夏,我因撰写《桐乡民俗》一书,去渔村调查渔民生活习俗,炉头文化站的陈家琪将我带到李相华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从他那里,不仅采录到不少渔民习俗,还知道了他的身世。2013年市里组织采访写船民口述史,我就选择他为采访对象,先后到他家里去过三次,他给我讲述了他的苦难家史和自己的曲折经历。2013年中秋节前夕,我带了一盒月饼再次去他家采访,他和老伴招待了我,饭后他还带我到河边去看他家仅存的一艘小渔船和一些捕鱼网具。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是桐乡市龙翔街道(原炉头镇)渔业村渔民,叫李相华,今年80岁。我们家从我爷爷那时开始就捕鱼,父亲和我也都一直捕鱼。如今我的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中,只有三女儿彩英在卖鱼,其他儿女都不吃鱼饭了¹。

我家所在这个地方(炉头镇),就在京杭大运河(桐乡段)北岸边。大运河从桐乡市东北角嘉兴地界向南流过来,穿过濮院的分乡港、炉头的永新港,在炉头南海与金牛塘交接,再过西经过石门,拐一个大弯,大约180度,向南流过崇福镇,再过西经、大麻一直到杭州。大运河穿过桐乡80里,跟它相通的河港、溪浜不知其数,这些河港都是我们渔民世代代捕鱼的地方。它就是我们的饭碗头呵!

我不是桐乡本土的渔民。我老家在湖北省大冶县黄月乡,在湖北的东南方向,跟安徽贴近。我爷爷叫李顺益(1853—1930),父亲名叫李朝典(1904—1980)。听父亲说,我们老家祖上就以种田和捕鱼为生,有二三分踏步田²,一只渔船,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捕鱼。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山多,水多,田地少,俗称“三山六水一分田”。爷爷全家有六七口人,家中吃口重,靠二三分田养不活一家人,全靠一只小船捕捕鱼养家糊口。我们老家河港多,湖泊也多,老家西北面有个梁子湖,很大,跟太湖差不多,湖面开阔,一眼望不到边。我爷爷在老家时,除在小河港里捕鱼之外,有时也到梁子湖上去捕鱼。但我们家的船小,只有一吨半多点,湖里风浪大,无风三尺浪,小船经不起风浪,所以只能在湖的边沿捕些小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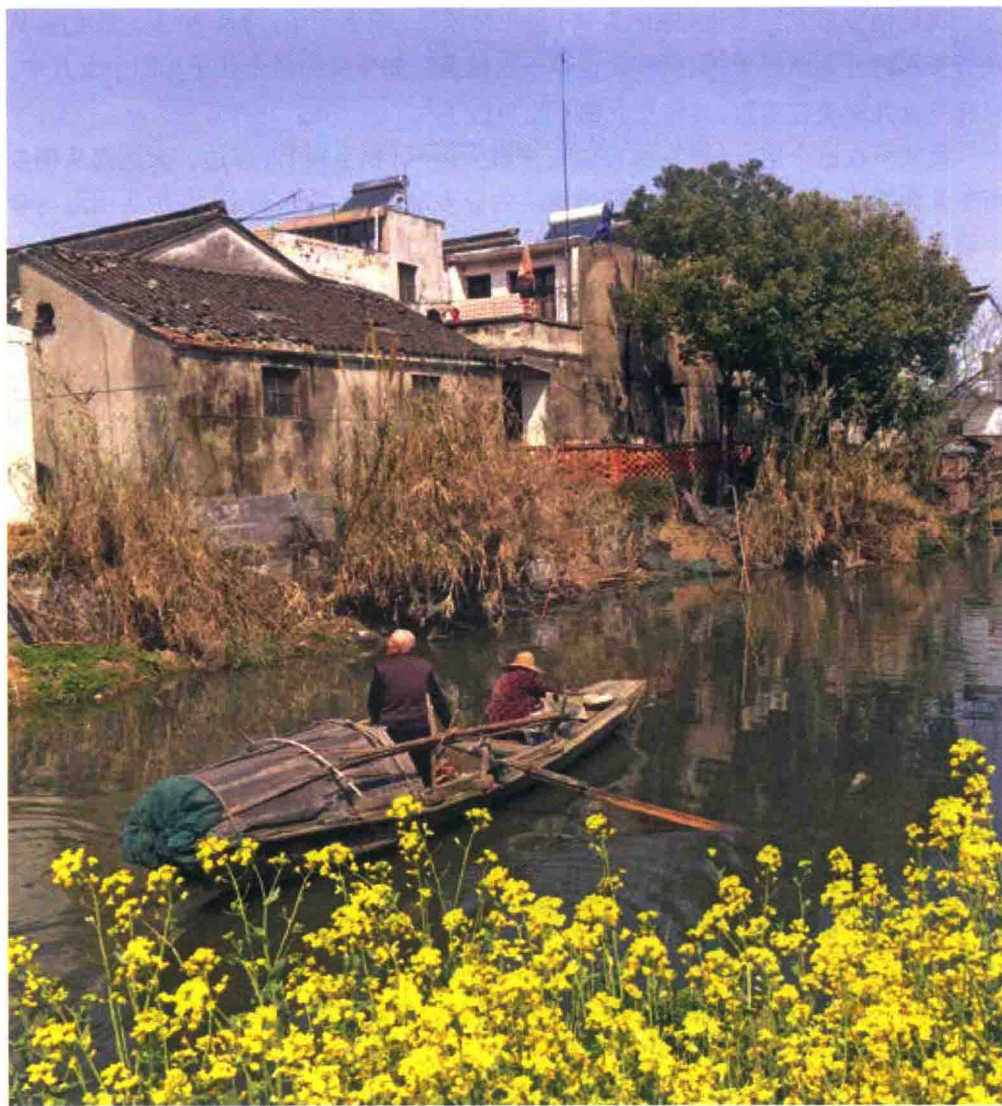
听父亲说,大约在民国初年,他十三岁时,家乡遭灾荒,田里歉收,为了生计,我爷爷就带了大伯和我父亲,划着船外出捕鱼度荒。他们从黄月乡出来,沿着长江支流,一路向东行,边行船边捕鱼,行到哪里,捕到哪里。先到安徽,再往东行就到了浙江湖州境内。起先在湖州善琰一带,后来又双林附近捕鱼。双林这地方河港密,漾潭多,最后就在那里落了脚。当时渔船经常停在双林的一座教堂边上。我爷爷和父亲他们,那时候就以双林为落脚点,经常划着船到附近的石淙、千金、练市、乌镇等地河港里捕鱼。

杭嘉湖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我爷爷带着我大伯和父亲辛辛苦苦十多年,生活开始好起来,又买了一只旧船。奶奶也从老家过来了,两个儿子也成了家,各守一只船,独立生活。民国二十年(1931)我妈妈生下第一个儿子(我哥哥),可惜三个月就糟掉³。民国廿二年(1933)就生下了我。这时,我父亲、母亲还有奶奶带着我,仍旧以双林为落脚点,经常到附近的练市、乌镇等地捕鱼。渔民有个习惯,在哪里捕鱼,就到哪里卖鱼。我们经常到乌镇卖鱼,船就停在乌镇南栅浮澜桥附近。

1 不吃鱼饭:即指不靠捕鱼为生,不捕鱼了。

2 踏步田:梯田。

3 糟掉:方言,死了。



2015年3月，李相华和妻子在桐乡市龙翔街道渔业村下网捕鱼。

摄影：黄晓晓

1949年春天，乌镇解放了。乌镇交通发达，市面比双林大，于是父亲就带着我们将落脚点移到了乌镇。1950年，乌镇镇人民政府实行户口登记，我们一起从双林过来的十几条渔船就都把户口落在了乌镇。从此我们就成了桐乡的渔民。不久后还参加了乌镇渔业协会。我们以乌镇为中心，常到附近的民合、民兴、翔厚、炉头等地捕鱼。1958年，桐乡全县各乡镇都建起人民公社，公社下面分生产大队，渔民单独成立了渔业大队，我们100多户渔民当时就组成了乌镇渔业大队。1959年，炉头人民公社书记马传峰，叫人向县里打报告，要创立自己的渔业大队，经县里批准，就从乌镇渔业大队划出48户渔民成立了炉头公社渔业大队。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炉头公社渔业大队的一员。后来撤销公社恢复乡镇，渔业大队改为渔业村。改革开放以后，渔业村仍然保留，各家都成了捕鱼专业户，一直到现在。如今我的儿女虽然不吃鱼饭了，但是我舍不得丢掉渔船，有时我仍要划着小船去张网，捕些鱼虾作下饭菜。

我10岁起就帮助父母捕鱼。那时我虽然还不会放钓下网，但我会用小铁耙翻曲蟾（蚯蚓）用竹钎去钎泥格都（小青蛙），帮助父母将捉来的曲蟾和泥格都装在钓钩上捕鱼。

我家那条船不大，只有一吨半多点，大约二三丈长，七八尺宽，是划桨的。桐乡的渔船来自好几个地方，同一个地方为一帮。我们是从湖北来的，就称湖北帮；从江苏北面来的称苏北帮；从湖州菱湖来的称菱湖帮；当地渔船称本地帮。属哪个帮一看渔船就有数。湖北帮的船比较短，船身宽，肚皮圆，用双桨划行。苏北船船身狭长，比较浅，虽是划桨，但是单桨。菱湖船和本地船船身瘦长，船尾翘高，用橹板摇船。湖北船还有个特点，就是船身两边贴有两根“腰勒”，用一根杉木对剖开镶贴在船两边，可以起到稳定船身的作用，打（造）船的时候就镶上去了。

各帮渔船捕鱼的工具和方法各有不同。我家船上的捕鱼工具主要有两种：钓子和丝网。我们就通过放钓和下网来捕鱼。钓子又分崩钓、挂钩和滚钓。我家船上用的是挂钩和滚钓。挂钩就是在—根长长的线索上，悬挂着很多用线吊着的鱼钩。这种鱼钩是用几寸长的铁丝加热淬火做成的。钩上装上曲蟾或泥格都，就能引鱼上钩。我家船上用的挂钩，有大钩和小钩两种，大钩二三寸长，小钩一二寸长，钩尖都磨得很快（锋利）。挂钩每隔一托（约一米）挂一只，我家的一副挂钩有三千多米长，可挂三千多只钓子，在河里要放六七里路长呢。我们每天下午划船出去捕鱼，三四点钟开始放钓，一托一托放下去，六七里路长的钓子，总要放一两个小时。放完之后吃晚饭，抓紧时间睡一歇，到夜里10点左右，就点起—盏小马灯开始收钓。等钓子全部收上来，鱼放在盆里养着，天也快要亮了，赶快将船划到附近镇上，将鱼卖给鱼行，这一天的捕鱼工作算是完成了。我们就是这样起早摸黑地放钓收钓，吃睡也没固定时间。

季节不同，捕鱼的方法也不同。春秋季节比较适合放挂钩捕鱼，冬季，鱼都藏在

水底，就要放滚钓捕鱼。我家船上有十几副滚钓。滚钓是一种特殊的鱼钩，这种钓钩虽然也是铁丝加热淬火制成的，但它比挂钩的钩子要长要粗，特别锋利。这些钓钩都是我父亲自己做的，用线吊挂在一根绳索上，绳索上装有浮子，每隔半尺左右吊挂一把钩子，捕鱼时将滚钓成之字形放到河里，使钓钩离河底约两三寸距离。吊挂滚钓的绳索两端分别系在两根竹竿上，竹竿插在河边，竿上挂有一只铜铃，鱼在密集的滚钓边游过时，只要碰到一只滚钓，就会立即被钩住，这时鱼一窜，就会牵扯旁边其他钩子滚过来一起钩住，“滚钓”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鱼窜个不停，就会牵动系在竹竿上的绳索，挂在竹竿上的铜铃就叮铃铃响起来，说明鱼已经上钩了。滚钓的特点是钓钩锋利，一旦钩住就难脱身。所以民间有人溺死在河港中，常常叫滚钓船去打捞尸体。滚钓一般是钓比较大的鱼，所以要比较开阔的河港或漾潭里去放钓。我们过去冬天放滚钓，常常到湖州双林、菱湖一带去放，可以捕到不少大的花鲢、草青鱼。

另一种捕鱼方法就是下网。渔网有很多种，有夹网、旋网、拖网等。我们船上用的是丝网。丝网就是用细的丝线结成的网。丝线成本高，现在大家都用尼龙线了，不过仍叫丝网。我们用的丝网约一米宽，一二十米长，网眼一二厘米左右。网上边的钢绳上装有浮子，装了浮子网就不下沉。过去浮子用秸秆做，现在多用泡沫塑料。网下边装有小坠子，将网坠挺。捕鱼时将丝网悬在河当中，然后在船上敲击平基板，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鱼听到响声吓得乱窜，便会自投罗网，被网黏住。

我们捕鱼的范围主要在运河周边的一些河港溪浜里，东到濮院，南到梧桐，有时也到海宁地界；西到石门，北到乌镇、民兴，有时也到湖州地界。过去也常到大运河里放钓捕鱼，后来情况起了变化，特别是那些大的铁驳子（铁壳船）多了以后，就再也不敢去捕了。因为大的机器运输船开过，河里波浪翻滚，我们根本捕不成鱼。

俗话说“天下第一苦，打铁摇船磨豆腐”。船上人苦，渔船上更苦。渔民不管是三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也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结冰飘雪，差不多天天要开船捕鱼，不捕就没钱买米下锅！每天起早落夜，也捕不到多少鱼，一般一二十斤。新中国成立前鱼也不值钱，季鱼（鳊鱼）、甲鱼贵点，一角五分一斤；鲤鱼、鲫鱼、黑鱼一角一斤；鳊鳊鱼、差吊鱼不值钱，只有四五分一斤。当时大米一角多一升，一斤鱼换不到一升米，捕一天，如果小鱼多，就连一斗米都量不到，所以我们家经常吃粥。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穿了。做件新衣服好穿十几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衣服少，懒得换，加上船上湿气重，身上经常生虱子，当时真叫苦。有首顺口溜是这样唱的：

吃么吃点臭鱼头，
着么着点破布头，
晒么晒拉船梢头，

盖么盖点网条头，
黄昏做到五更头，
柯柯只有半篮头，
碰着土匪吃拳头，
渔民苦来没活头。

捕鱼靠天，天气不好，刮风下雪，干旱水涝，都要影响捕鱼。有一年刮台风，树都刮倒，我们不敢开船。不捕鱼，没钱买米，吃啥？俗话说“叫花子要藏只冷饭团哩！”叫花子担心有时讨勿着，在讨得多的时候就存几只冷饭团。我们全靠平常鱼捕得多的时候，多买了点米存着，才总算熬过了台风。天早我没逢着过，听我父亲说，民国廿三年（1934）湖州、桐乡地界大旱，从农历三月到七月，整整四个月没下一滴雨，小河小溪河底朝天，就连京杭大运河也干得像一条浜，船都摇不过，还能到哪里捕鱼？我们船只好停在稍微深一点的漾潭里。那年我刚出生，捕不到鱼，没得吃，只有摸水菜（河蚌），扒螺蛳充饥。后来螺蛳也扒光了，只好挽只篮上岸讨饭。有些年轻力壮的就上岸去打工，帮农民挖浜，从运河里引水去救苗。当地有个传说，说当时开浜挖到一只海碗大的癞蛤蟆，大家感到稀奇，想用秤来称称看。谁知癞蛤蟆突然开口了：“称也三斤半，勿称三斤半，落雨要过七月半！”后来果然到了七月半之后才下雨。大家认为癞蛤蟆是天上的神仙，是下来报潮汛的。

渔民既怕天灾也怕人祸，人祸就是日本鬼子和土匪。抗日战争时期，我家的船在双林、乌镇一带捕鱼。那时我们的落脚点虽然在双林，不过常到乌镇附近捕鱼，捕了鱼就到乌镇卖。乌镇鱼行多，市面大，鱼好卖。我们的船划过来，在乌镇南栅浮澜桥附近一靠，鱼到鱼行卖掉，我父亲就到浮澜桥东边朝南埭孔家茶馆里吃茶。到那里吃茶的大多是渔民。大家边吃茶边闲聊：今天捕了多少鱼，卖的啥价钱，这几天镇上日本人、伪军有啥动向。如果听到日本鬼子要下乡扫荡或者要向外地运送东西的消息，大家就马上离开乌镇，将船划到乡下小河浜里躲藏起来，因为日伪军常常要拉渔船去运东西或载人。除了日本鬼子、伪军外，还有土匪，土匪主要抢劫。一天下午，我家的船正沿着白马塘向西划，准备去放钓捕鱼，船划到民兴保兴桥附近，碰到了张玉池土匪部队，几个土匪站在河边举着枪叫停船，船一靠岸，他们就凶煞神似地跳上船要抢鱼，勿见鱼，一篮山芋被抢走了。

过去，渔民以船为家，四处漂泊，居无定处，小孩无法上学念书。我父亲和我都没上过学。我的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只有两个儿子读到小学，其余都没上学。所以渔民大多没文化，也不懂科学，自己苦，认为是命中注定的，只相信运气。我们把运气称作“水财份”，认为“水财份”好就能捕到鱼。“水财份”哪里来？